退役回到弗农山庄

革命胜利了，华盛顿决心永远退出历史舞台，回到盼望已久的弗农山庄。由于政务繁忙，他在纽约停留了一些日子。

12月4日，军队中的主要军官聚集在弗劳恩西斯旅馆向华盛顿告别。望着昔日同甘苦、共患难的老战友，华盛顿感动得不能自己，泪流满面。12月23日，在大陆会议厅为他举行的辞职仪式上，他用庄严、感人的方式发表讲话："使我能够辞职的伟大事件终于发生了。我现在有幸向大陆会议致以真诚的祝贺，并要求他们收回对我的信任，并允许我不再为国家服务。"结束了9年的军旅生涯，他自由了。

第二天上午，他离开安纳波利斯，赶往弗农山庄。同一天即圣诞节前夜到达弗农山庄，他当时的心情同这个庄严而愉快的节日是完全合拍的。

华盛顿回弗农山庄后，过着一种轻松愉快的田园式隐居生活，体会到"一个肩挑重担、精疲力竭的行人，经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华盛顿请求辞职回到农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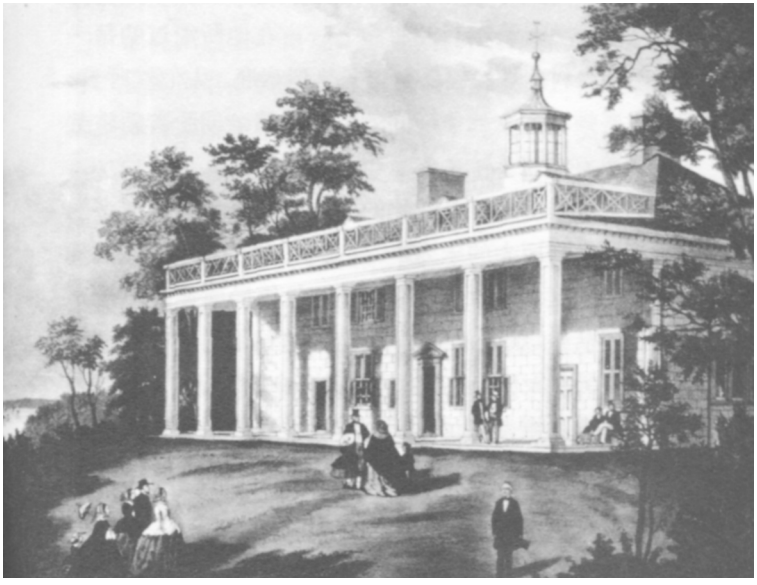
千里迢迢、步履艰难的旅行，终于到达终点时的轻松之感”。然而，当他再度骑着马，在农庄景色优美的邻近地区巡游时，昔日亭台树木点缀的庄园而今已荡然无存。他必定会对岁月流逝和局势发展而造成的变化无限惆怅。

随着入春以后天气日渐暖和，前来看望华盛顿的人接踵而来，他们都受到华盛顿坦率的不讲排场的接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一杯酒、一点羊肉总是准备着，凡是不嫌弃而愿意分享的人，我一律欢迎。”可是，一些陌生的来客和无数的信件打扰了他的宁静，需要答复的信件堆满了桌子，就是在为国家服务的8年中也没有这样多。回信成了他一个无法忍受的负担，但仍尽量客气地一一复信。

华盛顿开始对他的庄园进行管理，购置土地。他对庄园的管理十分严格细致，亲自将每一块田地绘制成图，标上号码，并将每天的劳动情况准确记录下来。就如在整个作战期间，他要求代理人每周汇报一次情况一样。这时候，地开始大量阅读农业和园艺方面的书籍，关心农村经济发展，热衷于打猎和庭园布置。从事这些活动使他因操心过多而疲惫了的精神又焕发起来。他的过继的孙子后来写道：独立战争后重返故园这段时间里是华盛顿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

虽然华盛顿在弗农山庄悄悄地隐居下来，表面上脱离了政坛，实际上，他却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联邦政治局势的变化。他认为，如果没有一个首脑领导组成联邦，那么界线分明的各州就会成为13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如果没有强制力量的干预，即便是最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措施，人们也是不愿意采纳实施的。因此，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作保障。弗吉尼亚州议员们与华盛顿协商，酝酿在费城召集各州代表会议，修订联邦制度。这个会议就是历史上颇有影响的制宪会议。

独立战争是胜利了，但要创立一个拥有主权的合众国是何等艰难！各州在利益上产生了许多分歧。人们无法预见未来的形势。况且财政困难，捐税沉重，东部各州怨



华盛顿的弗农山庄

声载道，骚乱蜂起。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一个有着极高声望的人来主持国家事务。亲友们竭力劝说他放弃幽静的隐居生活，率领弗吉尼亚代表团参加会议。

有一段时间他不愿意接受这个职务，因为他说过决心退出政坛。如果他又在政治舞台出现，他怕别人说他言行不一。他说：“此外，我很希望，也十分需要退居林下，过几年悠闲的生活。”弗吉尼亚州议员劝说他打消顾虑，他的参与只是为了使代表团显得阵容整齐，不同凡响。华盛

顿又怎么忍心看着他们苦心经营的合众国混乱下去，建立君主制政府呢？他在决定出席代表大会之后，就着手进行准备，广泛浏览了有关古代和现代联邦的历史和原理等书籍。于1787年5月9日离开弗农山庄，坐马车前往费城参加会议。

到5月25日，到会代表才达到法定人数。大家一致推举华盛顿为会议主席。会议开了4个月，每个问题都经过精心而慎重的讨论。废除了联邦条例，投票通过建立了一个“由至高无上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组成的全国政府，制定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由于代表来自不同的州，各州的情况不同，对许多方案的商议自然会出现分歧。如果分歧过大就会影响团结，阻碍大会的进程。因此，必须消除猜疑和敌意。这时华盛顿又显示出突出的才能。他利用一切机会，如酒馆、舞会、看戏间隙同代表聊上几句，了解代表的观点，然后又无声息地使它归于一致。他在给拉斐德的信中说‘你也知道，代表们来自许多地方，各有各的习惯、情况和偏见。可是，他们却团结起来，制订出一个没有多少人能够提出有充分根据的异议的全国性政府体制。在我看来，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国会还通过决议，决定1789年1月份由美国人民按照宪法推选总统选举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合众国总统

联邦宪法的通过，揭开了华盛顿生活中新的一页。在69名选举人中，没有一人投他的反对票，获得了10个州的支持。华盛顿是唯一获全部选举人选票而当选总统的，称呼为“合众国总统”。

当他进入纽约市时，礼炮隆隆作响，群众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切使人感到愉快，但也使我感到痛苦。因为我想到，如果我竭尽心力还不能为人民谋到幸福，等待我的就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大场面。

1789年4月30日，举行了总统就职典礼。在就职演说中，华盛顿以真挚的肺腑之言给在场的观众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说：“当我第一次荣幸地奉召为祖国服务时，正值为祖国的自由而艰苦斗争之际，我用以思考我的职责的观点要求我应该放弃每一文俸禄，我从未违背过这一决定。鉴于促使我作出这一决定的想法至今仍支配着我，因此，虽然让行政部门享有薪金或许必须列入某个永久性条款，这对我自己是不适用的。我必须谢绝任何个

人报酬，故而也必须提出请求，在我就任让我担任的这个职务期间，对这个职位所需费用的估算，当以公共利益可能所需的实际开支为限。’根据宪法，总统就职演说应简述其施政措施，而华盛顿确反复鼓吹和平精神和个人道德。



乔治·华盛顿当选为“合众国总统”

美国人民富于战斗精神，热爱自由和独立，对政府的约束可能不耐烦。特别是在制宪会议期间各州代表的意见分歧所激起的愤懑情绪虽平息下去了，但是一遇机会，还可能重新爆发出来，迫切需要调解；还有许多具体问题虽然达成妥协但没有根本性解决，很有必要召开一次会议，进一步处理遗留问题。不久，第一届国会召开了。在会议期间，华盛顿任命了托马斯·杰斐逊任国务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亨利·诺克



斯为陆军部长，埃德蒙·詹宁斯·伦道夫为司法部长。至此，美利坚合众国的领导队伍基本建立完备。此时的华盛顿踌躇满志，信心十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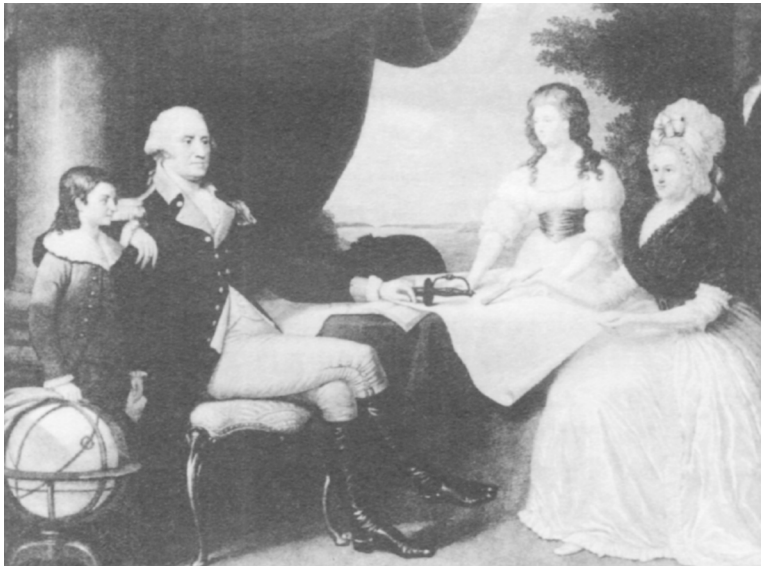
各州政府对联邦政府还没有完全信任。在偿还债务问题上，议员们互相攻击，毫无节制。特别是在内阁内部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之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敌意，不但信仰不同，而且政见也不统一。在1790年12月召开国会后，在建立国家银行的问题上，双方冲突不断，杰斐逊写道："汉密尔顿和我天天在内阁里斗，像两只公鸡一样。"然而，不管冲突怎样，华盛顿总是冷静地用他那过人的智慧加以调解。与此同时，在这两位政治家的敌对的旗帜下，联邦各地陆续成立起两个政党，一个是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一个以杰斐逊为首的民主党。两个党都关心国家利益，但是对于保障国家利益的政策，意见却有不同。

在国内问题成山、令人焦虑不安的同时，英国在西部扶植傀儡，西班牙也阴谋使西部脱离联邦，为散居在整个西部边疆的印第安人提供枪支弹药，是美国潜在的最大的军事威胁。再加上他们具有天赋的游击式的森林作战特点，美国人对此常常显得束手无策，阻碍了向西部开拓的进程。为了挫败外国人的阴谋，1791年华盛顿经国会批准派出圣克莱尔将军前去镇压。他再三警告要提防

突然袭击。他的话不幸言中了，圣克莱尔将军在一场突然袭击中遭到惨败。为了扭转败局，华盛顿求助于独立战争老将安东尼·韦恩。韦恩果断地进攻那个地区，修建了一系列的要塞，终于于1794年8月20日在鹿寨战役中率军击溃了小乌龟率领的印第安人。

已经当了两年总统的华盛顿，对扰乱国家安宁、损害国家和谐的政治纷争和分歧从内心里感到厌倦。他多么想赶快到弗农山庄，过那么悠然自得、乐趣无穷的日子呀！他决定回到弗农山庄作短期休息。在他看来，他所喜爱的这个养身颐年之所比什么时候都更加可爱，他怎么忍心把这一切割爱呢？他写信请求他的顾问麦迪逊先生对他宣布退休的适当时间和方法提出意见，并恳求他帮助起草一份‘ 应该用朴素而谦逊的词语 ’的讲演稿。麦迪逊在复信中希望华盛顿能对告老退休的念头重新加以考虑，华盛顿则坚持说‘ 决不连任之意与日俱增 ”。

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竭力向华盛顿说明，就公众利益而言连任是得体的，各政党都一致希望华盛顿连任。虽然内阁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在别的方面，内阁的纷争却变本加厉，愈来愈凶。《国民公报》不仅在国家烈酒征收消费税上大做文章，而且攻击汉密尔顿本人。双方利用报纸发表言论，公开进行攻击。华盛顿看到这种纷争不胜痛



华盛顿总统一家人

心，他觉得有必要加以干预，对争执双方加以调停。

正当华盛顿为内阁的和谐担心的时候，国内有些地方群起闹事，竭力反对征收烈酒消费税，税务官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还遭到暴徒的反抗。他决心运用法律赋予他的全部权力，镇压暴徒无理取闹的嚣张气焰，警告一切人不得非法结社，非法集合。

10月，华盛顿再一次努力调解内阁纠纷，要求双方相互让步。他说："我对你们两位都怀有极大的真诚的敬意，并且热诚地希望能为你们两位找到一条共同的路线。"

接受祖国的召唤

华盛顿经过长期痛苦的思想斗争，才同意参加第二任总统竞选。选举院一致推选他连任总统。1793年3月4日，华盛顿发表了第二次就职演说，不过这次演说真正暴露出了他思想上的痛苦。他说：

同胞们，我又一次接受祖国的召唤，行使总统的职责，我在你们面前宣誓。如果我在任职期间有任何明知故犯的渎职行为，（除了受到宪法的惩处外），我将接受所有出席这一庄严仪式的各位的谴责。

在华盛顿担任第二任总统时，各方面都出现了不祥的兆头：内阁意见分歧，竞争加剧，国内有君主政体的苗头。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不祥的时期。美国革命斗争中的好朋友路易十四被推上断头台。紧接着又有一件事打破了世界的平静，4月初，传出了法国要对英国宣战的消息。一时间群众激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亲英派和亲法派都恨不得马上把美国推到战争中去。一旦牵涉到欧洲战乱中去，就会大大影响美国的团结和繁荣。此时的华盛顿出奇冷静，他深信中立才是真正符合国家利益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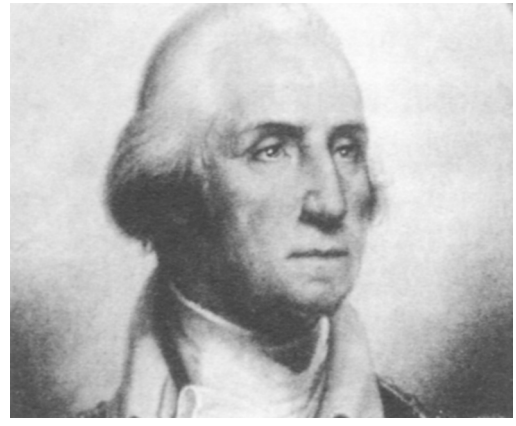


1793年4月19日召开内阁会议，由总统发布公告：“禁止美国公民参加海上的任何战斗，警告他们不得把现在国际惯例视为违禁品的任何物品运给交战国，并禁止他们采取同一个友好国家或交战国的职责不相符合的任何行为和步骤。”这一公告同很多公民热情和激动的情绪是背道而驰的，然而，使美国避免了打一场几乎没有准备的战争。

但事情并未如此简单地了结。法国新任大使埃结蒙·夏尔·热内为争取美国的支持，不但在海上破坏美国的中立，还想在陆上危及美国的中立。他派人招募美国公民参加袭击新奥尔良和西班牙的军事行动，还发给美国公民空白委任状。这种阴谋破坏了美国的安宁。因此，华盛顿不等法国答复，就剥夺了他的外交特权。

过去，为了主持一个意见分歧的内阁，他已经够操心，够苦恼的了。现在这个内阁又有瓦解之虞。汉密尔顿写信通知要辞去现有职务，7月31日又收到了杰斐逊的辞职信。在政局动荡不安的紧要关头，他的左右手都抛弃他，使他既感到难过，又感到为难。他忧心忡忡地拜会了杰斐逊，希望他继续留任。然而这次杰斐逊的态度十分强硬，他说自己十分厌恶政界的生活，在这个职位上他感到很不自在。

英国利用海上的优势扣留一切向法国运送货物的商船，劫持美国商船的事件时有发生。群众义愤填膺。亲法派趁机煽动群众的好战情绪，甚至有高级官员发表文章公开讽刺华盛顿恪守中立立场。可是华盛顿以大无畏的精神，丝毫没有因为辱骂而改变立场。他决心呼吁英国本着公平的态度，尽可能防止一场战争。因此，他决定派特使杰伊，向英国政府说明美方遭受的各种损失，并要求英国给予赔偿。



华盛顿总统

华盛顿以忧虑的眼光注视着杰伊先生英国之行的进展情况。他知道，由于争取同英国谈判，他的威望很快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但是，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国家的安定和人民幸福。终于在1795年3月7日英美双方签订了条约。他对条约的内容既有满意的，又有不赞成的，总的来说利大于弊。因此，华盛顿决



定，只要参议院通过他就批准。

不过，由于有人事先就有计划地表示敌视这个条约，并且竭力煽动群众对条约的怀疑，华盛顿只好把条约条款秘而不宣，以免群众对此事念念不忘。几天以后，风声就走漏出去。反对党报纸乘机大做文章，煽动群众的不满。6月8日。条约经过参议院的严格审查，对第十二条“禁止用美国的船舶把美国和西印度群岛的咖啡、可可或棉花输往世界任何地区”非常不满。这一条款实际上限制了美国的贸易。

正当群情激愤的时候，一名参议员把条约摘要送交费城一家主要报纸发表。全国上下立即沸腾起来。波士顿、纽约、费城、马尔的摩都举行了反对批准条约的集会。这时各党派的争端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大家争的不是真理，而是胜利。更使他感到极度不安的，是他担心这可能影响美国同法国和英国的关系。如果批准条约，亲法派就会鼓动法国采取敌对态度；如果不批准条约，也无法预言英国方面会产生什么后果。

那么，华盛顿是本着什么原则看待这个条约呢？他在答复波士顿市政委员的呼吁书中写道：“在我的每一项措施中，我都力求为同胞们谋幸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一贯的办法是，对一切个人的、地方的和局部的利益一

律不加考虑，把合众国当作一个伟大的整体看待，相信一时的印象一旦有错误，就应当开诚布公地重新考虑，一切都仅仅以国家的重大和长远的利益为准绳。”为了尽快制止群众在条约问题上掀起的风波，他立即把批准的问题提交内阁讨论，最后商定立即批准条约。8月18日，华盛顿签署了批准书。1795年2月最后一天，总统发布公告，宣布它成为美国至上的法律。

众议院的反对派对于华盛顿在没有等众议院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表决就发表这一公告十分不满，要求总统把给杰伊先生的指示以及有关条约来往的信件交众议院。华盛顿拒绝了。理由是只有参议院才对条约有批准权，从而为未来总统们树立了抑制国会的这类要求的先例。由于华盛顿对条约的批准，总统府也起战火，几位领导人华盛顿、伦道夫、皮克林、沃尔科特之间也反目成仇。伦道夫离开了总统府。

在第二次接任总统时，华盛顿就感到十分悲伤。他说他已把在艰苦卓绝的8年军事生涯中赢来的最大的报偿——美国的声誉及同胞对自己的爱戴又交回到命运之神手中。他们担心的事逐渐变成现实。由于华盛顿批准英美条约，党派之见很深的分子对华盛顿大肆诽谤，以发泄他们的仇恨。有人说他根本不配当一名军人，也根本不配



当一名政治官;有人公开对他进行弹劾。尤其让华盛顿生气的,也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自己的形象也遭到了损害,以致在后来的美国人的心目中,他的标志是一副弊脚的假牙。

面对民众的讽刺和辱骂,华盛顿没有屈服。他在给汉弗莱斯上校的一封信中说到最近的政治心态:“心怀恶意的分子可以暗箭伤人,可是我想到自己在整个执政过程中始终没有存心犯错误,就感到十分愉快。世界上的任何力量也不能夺去我这种愉快。”

1796年总统选举的时期快到来时,虽然人们认为由于他的引退国家的局面会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但是华盛顿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下定了不可更改的决心,决定要在一篇告别演说中宣布他打算引退。

这篇演说在费城报纸《每日消息报》上发表以后,引起很大的轰动。国会两院对他表示敬意和爱戴,各州议会和其他社会团体也纷纷送来感谢信。

1797年3月4日,华盛顿在热烈的欢呼声中走进国会大厦礼堂。新任总统亚当斯很快也跟着走进来,他也同样受到欢迎,只不过不那么热烈罢了。在宣誓就职以后,亚当斯在就职演说中谈到他的前任:“长期以来用自己的深谋远虑、大公无私、稳健妥当、坚忍不拔的伟大行动赢得

了同胞们的感激，获得了外国最热烈的赞扬，博得了流芳百世、永垂青史的光荣。”

在仪式结束时，华盛顿走向门口准备离开。这时人群争先恐后地从大厅冲向走廊，险些把人挤死挤伤，都十分热切地希望最后看看这位长期以来受到群众爱戴的人物。华盛顿到了大街上，挥动着礼帽，向欢呼的人群致意。他的脸上闪耀着慈祥的光辉，他的银发在风中飘动。群众一直跟着地走到他的寓所门口。在门口，他转过身来，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手势表示他的感谢，表达他的告别祝福。

晚间，在为他举行的盛大宴会的圆型剧场中悬挂着象征性的油画。油画当中，有一幅画着他心爱的家园，他马上要赶回自己的家园——弗农山庄。

巨星陨落

华盛顿在弗农山庄只住了几个月，美法关系就出现新的危机，战争似乎不可避免了。而新任总统亚当斯对于突然降临到他肩上的作战责任感到一筹莫展。他在给华盛顿的信中写道：“我不能不时常征求您的意见。我不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